

NIRUANGJINXUEZUOJINLI

金学作品集

武学金庸

凡是看中国人的地方，都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作者 倪匡

时代文艺出版社

金庸的小说何以具有如此魅力，
金庸的小说到底妙在何处，
本书作了深入浅出的剖析，见解精辟，表达生动，
并引导读者进入更深层次的欣赏境界，
获得更大的艺术享受和更广的人生感悟。



引言

看到“武学金庸”这样一个题目，一定有不少朋友要大大的不以为然，以为我这个人发痴发疯。

都知道金庸再了不起，也只是一位小说家，而不是一位武术家。据说金大侠除了“太极拳经”之外，其它的武功都很少涉及，且即使是太极拳也多半是会说不会练、会练也不会精的。

都知道武侠小说中的武功、技击乃是作者的艺术想像，比电影、电视中的“特技”还要特技。连人影都不必有。作者怎么写便怎么有，读者便怎么看，只要热闹、紧张就行，还不是由着武侠作家去“胡说”？金大侠被称为一代武侠小说大宗师，甚至被推为武林至尊，对“百花错拳”、“九阴真经”等等也是会创、会说而不会练、不会使的。因为这些功夫本来就是“中看不中用”的。

如此，何来什么“金庸武学”？又惶论什么“武学的奥秘”？

世之君子，对武侠小说这类文学作品本就存有偏见，不屑一顾。而对武侠小说中的“武学”就更加嗤之以鼻了。即使是爱读武侠小说的朋友，对小说中的武功、技击的态度，也只不过是将它当成小说场上“开场锣鼓”，以为它是专为招徕顾客读者而设。

新派武侠小说的武、侠、情、奇这四大要素，人们注重和偏爱的只不过侠与情二者，而对武和奇却另眼相看。尤其将“武”之一门，当成了小说的配菜乃至佐料，无它固然菜不好吃，有它也只不过为了吃侠、情的“正菜”。

与金庸齐名、鼎足而三的另一位新派武侠大师梁羽生、古龙对武的态度颇足以说明问题。其中梁羽生梁大侠是正统的侠派，他对武侠小说的创作要求是“宁可无武，不可无侠”。可见梁大侠对侠的理想风范的信仰和追求，可以称之为理想派与正统派。相比之下，古龙则是现实派和现代派，他对武的态度是“武功不是给人看的，是杀人的”。——梁与古二人对“武”的态度可以说是异曲同工，一说“宁可无武”，一说“武不是给人看的”，总之对武功、技击不很放在话下。“小李飞刀，例不虚发”只一刀而了帐，至于是何门派、有何秘诀，怎样的例不虚发，全不用管。那是读者的事。梁羽生大侠的“天山剑法”虽是绝艺，然而教了一批又一批、传了一代又一代，使了一回又一回，你看得多了、看得乏了那也没有关系。妙在宁可无武却不可无侠。——梁、古这种超一流的高手态度尚且如此，其他的高手、低手们当然乐得清闲自在，那也不必多说了。无非刀光剑影、神乎其技，只要弄得读者眼花缭乱就成。

再说前人写武，也无非二法。一是实用招数，你一招“黑虎偷心”过来，我一招“蛟龙出海”过去，你再一招“金鸡独立”，我便来一招“蟒蛇出洞”，你再一招“猛虎下山”，我再一招“猛虎出林”……。二是法术、神通，如“剑仙”“异术”之类，强可吞云吐雾、翻江倒海；攻则千里飞剑，取人项上之头；退可地遁水隐乃至腾云驾雾……。神乎其神，只是有些荒诞不经。正如“黑虎偷心”的一招一式固是实在朴素，却又令人感到乏味。

如此，武侠小说中的武，或失之呆板老套，或失之荒诞无稽，惟作者写得“油”了，而读者也恰恰读得“流”，倒也各得其所，相安无事，不在话下。

金庸及其小说却不是这样的。

金庸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气度恢宏、境界深远，也表现在他对细微末节亦是一丝不苟。

金庸的小说固然重视侠形象的塑造，也丝毫不轻视武功、技击的艺术描写。金庸小说中的武功固然也用来伤敌杀人，但更主要的却是恰恰是要给读者看的。金庸的武功常常写得很实在，但却绝不呆板、更不落套，而是新招迭出。粗略统计一下，金庸所写的武功套路在千数以上。且这些武功，不仅新，而且奇，而且美，而且趣。另一方面，金庸的武功奇招甚多，神乎其技，将前人的内功、外功、轻功、暗器等等无不加以扩张变革。以至于写内功可以有“九阳真经神功”使人金刚不坏之躯；写外功则有“唐诗剑法”；写轻功有“凌波微步”；写暗器则不仅有飞刀、石子，而且有棋子、铜钱、金针、冰片；不仅可以百步穿杨、而且可以后发先至、回龙转弯、天女散花

……。金庸写兵刃也绝不止于“十八般兵器”而是奇门兵刃层出不穷；金庸写练功的法门更是条条道路通罗马……。可是，奇妙而不荒诞，正因为金庸写武功表面上匪夷所思，本质上又人情入理。让你不敢相信，却又不能不信。神技却非神化，本质上却正是人的愿望、人的力量、人性与智慧的表现与象征。

武功、技击，看似“小道”而又“末技”，然而“道可道，非常道”；又“技进乎艺，艺进乎道”。金庸的精妙，在于无论须弥之大、芥子之微，都同等用心尽力。金庸的精妙，在于他胸罗万象，从而纳须弥于芥子之中。因此，虽武功末技，也写得大道在焉；虽技击小道，亦写出了大千世界，别有洞天。

如此，谁又敢说金庸小说中的武功、技击是小道、末技？

这就是“金庸的武学”。进而，我们也就可以认真专注地探讨其“武学的奥秘”了。

金庸小说中的武功技击写得一点儿也不“油”，读者也就万万不可读“流”了。

金庸并没有将武功、技击的描写当成小说的佐料，我们就应该将它当成正菜来吃，而且要细细地品味。他没有把武功技击的叙述当成把戏场上的招客锣鼓，我们就应该在其紧张、热闹之中仔细地捉摸它的艺理、门道。

简单地说，金庸“武学”，我们应把它当成文学、哲学、人才学来读。

具体即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其一，金庸的武功、技击，是“借武而立艺”。借写武功而创造出一种奇妙的艺术天地与境界。这须武学文读。

其二，“借武而言学”。金庸的“武学”，重点不在武而在“学”。所以，许多武功虽不能当武术来练，却与义理相通。其武功、技击中的方法义理之学术，包含了深刻的哲学方法论思想体系。不仅对武术专业、文学专业有指导意义，对其它专业的意义，也是一样。

其三，“借武以传道”。此“道”便是学艺与成才之道了。金庸叙述了许多小说主人翁成长和成才的故事，不仅包含了作者对人生的深刻的体验，而且还包含了作者对“人才”问题的深刻思考及智慧经验。金庸的小说虽不是什么“人才学理论”，但却实在是极好的“高手成才的故事”。

这样，本书也就依照上述三个层次而分为以下三卷。

第一卷：武功与艺术。

第二卷：武功与学术。

第三卷：学艺与成才。

至于对金庸的武侠小说不可读“流”了，这实在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如果提出一个“怎样读武侠小说”的问题，这不仅让人感到荒诞不经，而且也确实大可不必没事找事。但“怎样读金庸小说”这一问题，恐怕还是要注意一下为好。

虽说金庸的小说也是武侠小说，而武侠小说是可以高兴怎么看就怎么看的——其它小说又何尝不是？——但金庸的武侠小说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的。对金庸的武侠小说不能不另眼相看，因为它值得另眼相看。

武侠小说是“成人的童话”，这句话说得很妙。对童话里的事物，我们固不能信以为真，但童话的象征世界，我们却又

必须深信无疑。

金庸的小说无疑是最精美的童话和寓言。因而对此世界中的一切，我们只有通过它的离奇意会”。

就其武功、技击而言，我们想要探究其武学的奥秘，也只有超越其“技”，而得悟其“道”，乃至忘却其“形”，而获得其“神”、其“理”、其“意”。

在涉及本书的第一卷的内容，即涉及金庸小说武功、技击的艺术层次时，“得意忘形”，虽然就已相当重要，但似乎还不是那么关键。而涉及到金庸小说的学术层次及学艺成才层次即本书的第二、三卷内容时，得意忘形、言传意会就成了关键的关键。

在某种意义上，读金庸武侠，如学诗作画，又如学佛参禅，最重妙悟。世尊拈花，迦叶微笑，不传一言而妙悟禅理，不着一字而尽得风流。凡常之人虽无此智慧神悟，但小说的“境界”一说，本就源自佛学。我们不能、也无必要“不着一字”、而“尽得风流”，但面对金庸小说千言万言千万言传，我们总要做到能够意会才是。如果说将读金庸的小说比做参禅学佛有点太过神秘，那么我们不妨将它比作是看“写意画”好了。——也许我这是庸人自扰。武侠小说既是“成人的童话”，何妨按“童话”读之解之？况既为成人，又岂有不知怎样去读童话之理？更何况，金庸的小说深入浅出、人情入理自有引人入胜之方而又有启人妙悟之法。更何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公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但愿我是庸人自扰。

大话休提。有两点还需说明一二。

一是金庸小说的武功有千数以上，技击的篇幅占小说三分之一以上，金庸的“武学”如此丰富而又复杂，其武功、技击的精彩描写可以说是俯拾即是，而又各有千秋。我们既不可能将其十五部小说中的武功作为“标本”进行分析，当然也不能“平均分配”或按部采撷。我们探集“标本”之法只能是“信手拈来”。所以肯定会有不少与我们所列举的例子同样精妙乃至更为精妙的武功套路与技击场面被遗漏而不能“入选”。既然是不胜枚举、俯拾即是，我们挂一漏万也在所难免而又无伤大雅了。

其二，我们将金庸小说中的武功、技击的描写分成三个层次来举例分析，固然是势所必须、不得不为，然而小说中的武功、技击的片断其实是融艺术、学术、学艺之道于一体而不可分割的。如此我们只能或一次分析一段的其中一个层次，或将一段分成几个层次来举例。只侧一面、或截一段而为几层几节，这都是因为叙述的方便，体例所限，不得已而为之。

为此，敬请读者朋友海涵。是为引。

目 录

引言	(1)
第一卷 武功与艺术	(1)
一 百花错出武如文	(1)
二 信手拈来妙纷呈	(16)
三 鸳鸯刀剑情趣深	(30)
四 别后黯然掌销魂	(43)
五 技击何止刀剑影	(56)
六 武艺道来无止境	(70)
七 始信武艺亦如人	(84)
第二卷 武功与学术	(98)
八 庖丁解牛道可循	(98)

九	绝顶功夫如常形·····	(111)
十	太极无招信如神·····	(124)
十一	风师说剑理分明·····	(137)
十二	独孤遗旨在剑坟·····	(149)
十三	功分正邪上下乘·····	(162)
十四	胸无成见得真经·····	(175)

第三卷 学艺与成才·····(191)

十五	高手未必出名门·····	(191)
十六	博采百家业方成·····	(204)
十七	机缘虽巧尚须勤·····	(217)
十八	绝艺来自大胸襟·····	(231)
十九	个性才能不可分·····	(245)
二十	侠士高人尽归隐·····	(258)
二十一	走火入魔实堪惊·····	(272)
二十二	不才小宝为至尊·····	(287)

第一卷 武功与艺术

一 百花错出武如文

这是本书开卷第一回。也让我们从金庸小说创作的第一部书的第一回说起。

金庸处女作《书剑恩仇录》开头写的是什么“清乾隆十八年六月，陕西扶风绥德镇总兵衙门内院，一个14岁的女孩儿跳跳蹦蹦地走向教书先生书房。”……如此云云，几乎要叫人疑心这不是武侠小说，而是历史小说或言情小说。幸而第一段中的那个小女孩（李沅芷）比较懂事又比较顽皮，轻手轻脚走到先生的书房窗外，拔下头上金钗，在窗纸上刺了个小孔，凑眼过去张望——

只见老师盘膝坐在椅上，脸露微笑；右手向空中微微一扬，轻轻吧的一声，好似什么东西在板壁上一

碰。她向声音来处望去，只见对白板壁上伏着几十只苍蝇，一动不动。她十分奇怪，凝神注视，却见每只苍蝇背上都插着一根细如头发的金针。这针极细，隔了这样远原是难以辨认，只因时交未刻，日光微斜，射进窗户，金针在阳光下生出了反光。

书房中苍蝇仍是嗡嗡地飞来飞去，老师手一扬，吧的一声，又是一只苍蝇给钉上了板壁。……

这也真是机缘凑巧，这位官家小姐这一张望，发现她的老师不仅是一位饱学诗书的宿儒，而且还是一位技艺高超的大侠。这陆高止原来并不是什么陆高止，而是名震江湖的武当派大侠陆菲青。那用来钉打苍蝇的金针，亦正是他的成名绝技之一“芙蓉金针”。——陆菲青这一把金针挥出，不仅挥出了这部《书剑恩仇录》中复复杂杂的故事，而且也从此挥出了金庸笔下多少轰轰烈烈、精彩纷呈的武功！¹³⁴

这“芙蓉金针”是金庸生平第一次写武功。虽然是小小一枚金针一挥，却已足见金庸写武功出手不凡，进而神乎其技了。

然而，陆菲青及其芙蓉金针虽然出手不凡，却还算不上金庸创的“独门功夫”。因为这一类的武功我们在其他武侠作家作品中也能看到，并不算太新奇。金庸在这部小说处女作中所写的真正的“独门功夫”或“代表作”要算小说主人公陈家洛在与西北武林大豪、铁胆庄庄主周仲英交手时所使出的一路“百花错拳”。——小说的第三回中，陈家洛等来到铁胆庄，与周仲英生了误会，交起手来。陈家洛是新任的红花会总舵

主，会中群雄都没见过他的武功。只见他与少林派俗家高手周仲英过招时，最先使出的竟也是少林拳。眼看不能取胜，又使出武当派的功夫“八卦游身掌”及“太极拳”。之后又变，顷刻之间；连使了武当长拳、三十六路大擒拿手、分筋错骨手、岳家散手四门拳法。众人见他拳法层出不穷，俱各纳罕。不过陈家洛仍是不能取胜。因为拳术之道贵精不贵多，专精一艺，远胜于驳杂不纯。陈家洛虽对每一路拳法所知均非皮毛，令人称异，然而总不能与数十年来以一套少林拳依次遍敌各门好手的周仲英争胜。——是时，书中写道：

 酣斗中周仲英突然左足疾跨而上，一脚踏住陈家洛袍角；一个“躺挡切掌”；左掌向地下盘切去。陈家洛一抽身竟未抽动；急切中一个“鲤鱼打挺”，嗤的一声；长袍前襟齐齐撕去。周仲英说声“承让”，陈家洛脸上一红，骈指向他腰间点去，两人又斗在一起。

 三招一拆，旁观众人面面相觑，只见陈家洛擒拿手中夹着鹰爪功，左手查拳，右手绵掌，攻出去是八卦掌，收回时已是大极拳，诸家杂陈，乱七八糟，旁观者人人眼花缭乱。这时他拳势手法已全然难以看清，至于是何门派招数，更是分辨不出了。

 原来这是天地怪侠袁士霄所创的独门拳术“百花错拳”。袁士青少年时钻研武学，颇有成就，后来遇到一件大失意事，性情激变，发愿做前人所未做之事，打前人所未打之拳，于是遍访海内名家，或学

师；或偷拳，或挑斗踢场而观其招，或明抢暗夺而取其谱，将各家拳术几乎学了个全，中年后隐居天地，融通百家，别走蹊径，创出了这路“百花错拳”。这拳法不但无所不包，其妙处尤在于一个“错”字，每一招均和各派祖传正宗手法相似而实非，一出手对方以为定是某招，举手迎敌之际，才知打来的方位手法完全不同，其精微要旨在于“似是而非，出其不意”八字。旁人只道拳脚全打错了，岂知正因为全部打错，对方才防不胜防，须知既是武学高手，见闻必博，所学必精，于诸派武技胸中早有定见，不免“百花”易敌，“错”字难当。……

这一套百花错拳使出，周仲英不得不“大惊之下，双拳急挥，护住面门，连连倒退”。见对方拳法古怪之极，而拳劈指戳之中，又夹杂着刀剑的路数，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最后当然只有败退踉跄。

这一套“百花错拳”使出，陈家洛固是扬名立万，袁士霄更是卓然成家，而金大侠如此的独门功夫，更是令人称绝。——这一套“百花错拳”的创造者当然是小说的作者金庸。

这一套“百花错拳”在武侠小说的“武学世界”中，真正称得上是一种杰作。它不但新，而且奇，我们在其他小说作品中没看到过，也决难看到。进而，它还美，而且趣，此拳以“百花”名之，可见其美；而以“错”出之则可想其趣。

这一套“百花错拳”的真正意义，其实并不在于“武功”而在于其“文艺”。

我们知道这套拳术是不能用只能看的，武术辞典中找不出来，武术界高手也传不出来，但这又有何妨。因为我们是读武侠小说。若武侠小说中的武功总是那些武当剑、少林拳、岳家散手、擒拿手……等等人所熟知的“老一套”功夫，该是怎样让人失望！因为在小说中，武功的“实有”和“虚构”并无差别，反正都是供人想像与欣赏的。

这一套“百花错拳”对于真正的武术而言，其妙谛也正在于“似是而非，出其不意”这八个字。它有“似是”的一面，因为其中包括了实有的拳术如擒拿手、鹰爪功、查拳、绵掌、八卦掌、太极拳，所以你不能“不信”。然而它的妙处又在于确确实实的“而非”，因为“诸家杂陈，乱七八糟”的拳路是武术家打不出来的，所以你又不能“全信”。

这一路拳可以说是一路地地道道的“文学艺术之拳”。它的妙处，是与真正的武功在“似与不似之间”。如前所述，若是全似，也就乏味；小说中不必真武功。若是太过不似，与武功一点儿边也不沾，那又未免难令人置信。而若是读者不信，那么这一作品就没什么戏唱了。

说这套拳是“文艺之拳”，与真正的武功在似与不似之间，其理由还有以下三点。

一点是此拳由袁士霄所创，他不仅“少年钻武学，颇有成就”，而且“发愿做前人所未做之事，打前人所未打之拳”这都是可信的。进而他“遍访海内名家”，将各家拳法都学了，并且糅合到一起，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

其二，这路拳的要旨精妙处在一个“错”字，这在理论上有很大的意义，即如书中所说，“须知既是武学高手，见闻必

博，所学必精，于诸派武技胸中早有定见，不免‘百花’易敌，‘错’字难当。”这正是一种普遍性的规律，所以小说中所写并非是歪打正着，而正是出奇制胜，符合理论逻辑——“旁人只道拳脚全打错了，岂知正因为全部打错，对方才防不胜防。”

其三，在陈家洛打出此拳之前，小说中已写到了他使出了许多种内家与外家功夫，显示了他对各大门派的主要拳术兵刃、擒拿、暗器点穴、轻功等都已有相当根底，所知均非皮毛。那么，他在搏击之中灵活机动，将各家拳术乃至兵刃的路子都夹杂着使将出来，这在理论上也极有可能的。因为实践毕竟不同于表演，该用什么招并无一定之规，能用什么拳术取胜就用什么拳术好了。

以上三点可以算是这套“百花错拳”的理论根据。——当然这只是就文学与艺术而言的。并非说是“武术理论”。——要而言之，文学艺术的根本法则，就在于其“取信之道”。都知道武侠小说是虚构的，武侠小说中的武功则更是可以虚构，甚至没有必要在武功上写实。那么这种虚构与虚想像的武功，需要怎样的形式才能使读者感到既好看而又可信呢？这就是书中的这套“百花错拳”的意义：“每一招均和各派祖传正宗手法相似而实非，一出手对方以为定是某招，举手迎敌之际，才知打来的方位和手法完全不同。”

我们要说的是，这“似是而非，出其不意”的“八字方针”，不仅是“百花错拳”的精微要旨，而且是全部“金派武学”的总诀。

“百花错拳”为金庸一派“武学”及其文学艺术化开了先

河。而且为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创造了基准的艺术境界。

在这“百花错拳”出世之前，小说中的武功可以说是“纯武功”，如前提及的少林拳、八卦掌、武当长拳、擒拿手、岳家散手、查拳……等等。这些武功都是“有案可查”的实有武功。也许它会有一些懂武术的人觉得满意，但这种武功在小说中很难“出艺术”、“出境界”。所以这种“纯武功”在武侠小说中并不讨好的。它是小说艺术中的一种“低级形态”。

而“百花错拳”本身则已是“半武半文”了。因为它包含了“纯武功”诸如查拳、绵掌、擒拿手、鹰爪功……等等，但却又完全超越了“纯武功”。从而使武功拳术在小说中进入了文学想像的世界，造成了艺术虚拟的新形式。这就比“纯武功”在艺术品位上要高得多了。

在“百花错拳”之后，金庸笔下的武功，更进一步由“武”向“文”转化，由“纯武”到“纯文”转化。——此后金庸笔下最著名的武功，基本上是“纯文型”的。在诸如“庖丁解牛掌”、“九阴真经”、“乾坤大挪移”……等等武功之中，再也找不出半点查拳、绵掌、太极拳、八卦掌……等武功的影子了。完全“虚”了。——在这“武功”之中，我们能看到的不再是“技击之术”，而是“艺术”是“文化”，同时还有“文理”或“学术”。

且看《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以在回疆迷宫中悟出的一套“庖丁解牛掌”同强敌火手判官张召重过招的描写——在此之前，陈家洛以“百花错拳”与张召重对敌，打了一百余招，非但不能取胜，反而让张召重逐渐摸熟了这套奇异拳法的路子，